

凌濛初 著

初刻拍案惊奇 二刻拍案惊奇



岳麓书社



初刻拍案惊奇 二刻拍案惊奇

凌濛初 著

秦旭卿 标点

岳麓书社

二刻拍案惊奇序

尝记《博物志》云：“汉刘褒画《云汉图》，见者觉热；又画《北风图》，见者觉寒。”窃疑画本非真，何缘至是？然犹曰人之见为之也。甚而僧繇点睛，雷电破壁；吴道玄画殿内五龙，大雨辄生烟雾。是将执画为真，则既不可，若云赝也，不已胜于真者乎？然则操觚之家，亦若是焉则已矣。

今小说之行世者，无虑百种，然而失真之病，起于好奇。知奇之为奇，而不知无奇之所以为奇。舍目前可纪之事，而驰骛于不论不议之乡，如画家之不图犬马而图鬼魅者，曰：“吾以骇听而止耳。”夫刘赳石清啸吹笛，尚能使群胡流涕解围而去，今举物态人情，恣意点染，而不能使人欲歌欲泣于其间。此其奇与非奇，固不待智者而后知之也，则为之解曰：“文自《南华》、《冲虚》，已多寓言，下至非有先生、冯虚公于，安所得其真者而寻之？”不知此以文胜，非以事胜也。至演义一家，幻易而真难，固不可相衡而论矣。即如《西游》一记，怪诞不经，读者皆知其谬；然据其所载，师弟四人，各一性情，各一动止，试摘取其一言一事，遂使暗中摹索，亦知其出自何人，则正以幻中有真，乃为传神阿堵，而已有不如《水浒》之讥，岂非真不真之关，固奇不奇之大较也哉？

即空观主人者，其人奇，其文奇，其遇亦奇。因取其抑塞磊落之才，出绪余以为传奇，又降而为演义，此《拍案惊奇》之所以两刻也。其所摭摭，大都真切可据。即间及神天鬼怪。故如史迁纪事，摹写逼真，而龙之踞腹，蛇之当道，鬼神之理，远而非无，不妨点缀域外之观，以破俗儒之隅见耳。若夫妖艳风流一种，集中亦所必存，唯污蔑世界之谈，则戛戛乎其务去。鹿门子常怪宋广平之为，人，意其铁心石肠，而为《梅花赋》，则清便艳发，得南朝徐、庾体。由此观之，凡托于椎陋以眩世，殆有不足信者夫？主人之言固曰：“使世有能得吾说者，以为忠臣孝子无难；而不能者，不至为宣淫而已矣。”此则作者之苦心，又出于乎平奇奇之外者也。时剽剽告成，而主人薄游未返，肆中急欲行世，征言于余，余未知搦管，毋乃“刻画无盐，唐突西子”哉！亦曰“簸之扬之，糠粃在前”云尔。

小 引

丁卯之秋，事附肤落毛，失诸正鹄，迟回白门。偶戏取古今所闻一二奇局可纪者，演而成说，聊舒胸中磊块。非曰行之可远，姑以游戏为快意耳。同侪过从者索阅一篇竟，必拍案曰：“奇哉所闻乎！”为书贾所侦，因以梓传请。遂为抄撮成编，得四十种。支言俚说，不足供酱瓿；而翼飞胫走，较捻髭呕血、笔冢研穿者，售不售反霄壤隔也。嗟乎！文诂有定价乎？贾人一试之而效，谋再试之。余笑谓一之已甚。顾逸事新语可佐谈资者，乃先是所罗而不及付之于墨，其为栢梁余材，武昌剩竹，颇亦不少。意不能忍，聊复缀为四十则。其间说鬼说梦，亦真亦诞，然意存劝戒，不为风雅罪人，后先一指也。竺乾氏以此等亦为绮语障，作如是观，虽现稗官身为说法，恐维摩居士知贡举又不免驳放耳。

崇禎壬申冬日 即空观主人題于玉光齋中

二刻拍案惊奇目录

二刻拍案惊奇序	(1)
小 引	(2)
卷 一 进香客莽看金刚经 出狱僧巧完法会分	(1)
卷 二 小道人一着饶天下 女棋童两局注终身	(11)
卷 三 权学士权认远乡姑 白孺人白嫁亲生女	(26)
卷 四 青楼市探人踪 红花场假鬼闹	(38)
卷 五 襄敏公元宵失子 十三郎五岁朝天	(53)
卷 六 李将军错认舅 刘氏女诡从夫	(64)
卷 七 吕使君情嫌宦家妻 吴太守义配儒门女	(74)
卷 八 沈将仕三千买笑钱 王朝议一夜迷魂阵	(84)
卷 九 莽儿郎惊散新莺燕 渔梅香认合玉蟾蜍	(93)
卷 十 赵五虎合计挑家衅 莫大郎立地散神奸	(107)
卷 十一 满少卿饥附饱随 焦文姬生仇死报	(117)
卷 十二 硬勘案大儒争闲气 甘受刑侠女著芳名	(129)
卷 十三 鹿胎庵客人作寺主 剡溪里旧鬼借新尸	(136)
卷 十四 赵县君乔送黄柑 吴宣教千偿白镵	(144)
卷 十五 韩侍郎婢作夫人 顾提控掾居郎署	(158)
卷 十六 迟取券毛烈赖原钱 失还魂牙僧索剩命	(169)
卷 十七 同窗友认假作真 女秀才移花接木	(178)
卷 十八 甄监生浪吞秘药 春花女误泄风情	(195)
卷 十九 田舍翁时时经理 牧童儿夜夜尊荣	(205)
卷 二十 贾廉访贻行府牒 商功父阴摄江巡	(213)
卷 二十一 许察院感梦擒僧 王氏子因风获盗	(222)
卷 二十二 痴公子狠使噪脾钱 贤丈人巧赚回头婿	(235)
卷 二十三 大姊魂游完宿愿 小姨病起续前缘	(247)

卷二十四	庵内看恶鬼善神	井中谭前因后果·····	(256)
卷二十五	徐茶酒乘闹劫新人	郑蕊珠鸣冤完旧案·····	(265)
卷二十六	僧教官爱女不受报	穷庠生助师得令终·····	(274)
卷二十七	伪汉裔夺妾山中	假将军还姝江上·····	(283)
卷二十八	程朝奉单遇无头妇	王通判双雪不明冤·····	(291)
卷二十九	赠芝麻识破假形	撇草药巧谐真偶·····	(299)
卷三十	瘞遗骸王玉英配夫	偿聘金韩秀才赎子·····	(308)
卷三十一	行孝子到底不简尸	殉节妇留待双出柩·····	(317)
卷三十二	张福娘一心贞守	朱天锡万里符名·····	(324)
卷三十三	杨拙马甘请杖	富家郎浪受惊·····	(332)
卷三十四	任君用恣乐深闺	杨太尉戏官馆客·····	(340)
卷三十五	错调情贾母冒女	误告状孙郎得妻·····	(353)
卷三十六	王渔翁舍镜崇三宝	白水僧盗物丧双生·····	(362)
卷三十七	叠居奇程客得助	三救厄海神显灵·····	(372)
卷三十八	两错认莫大姐私奔	再成交杨二郎正本·····	(381)
卷三十九	神偷寄兴一枝梅	侠盗惯行三昧戏·····	(391)
卷四十	宋公明闹元宵杂剧·····		(406)

卷一 进香客拜看金刚经 出狱僧巧完法会分

诗曰：世间字纸藏经同，见者须当付火中。或置长流清净处，自然福禄永无穷。

话说上古苍颉制字，有鬼夜哭，盖因造化秘密，从此发泄尽了。只这一哭，有好些个来因。假如孔子作《春秋》，把二百四十二年间乱臣贼子心事阐发，凛如斧钺，遂为万古纲常之鉴，那些奸邪的鬼岂能不哭！又如子产铸刑书，只是禁人犯法，流到后来，奸胥舞文，酷吏锻罪，只这笔尖上边几个字断送了多多少少人？那此屈陷的鬼，岂能不哭！至于后世以诗文取士，凭着暗中朱衣神，不论好歹，只看点头。他肯点头的，便差池些，也会发高科，做高官；不肯点头的，遮莫你怎样高才，没处叫撞天的屈。那些呕心抽肠的鬼，更不知哭到几时，才是住手。可见这字的关系，非同小可。况且圣贤传经讲道，齐家治国平天下，多用着他不可消说；即是道家青牛骑出去，佛家白马驮将来，也只是靠这几个字，致得三教流传，同于三光。那字是何等之物，岂可不贵重他！每见世间人，不以字纸为意，见有那残书废叶，便将来包长包短，以致因而揩台抹桌，弃掷在地，扫置灰尘污秽中，如此作践，真是罪业深重。假如偶然见了，便轻轻拾将起来，付之水火，有何重难的事人不肯做？这不是人不肯做，一来只为人不晓得关着祸福，二来不在心上的事，匆匆忽略过了。只要能存心的人，但见字纸，便加爱惜，遇有遗弃，即行收拾，那个阴德可也不少哩！

宋时，王沂公之父爱惜字纸，见地上有遗弃的，就拾起来焚烧，便是落在粪秽中的，他毕竟设法取将起来，用水洗净，或投之长流水中，或候烘晒干了，用火焚过。如此行之多年，不知收拾净了万万千千的字纸。一日，妻有娠将产，忽梦孔圣人来分付道：“汝家爱惜字纸，阴功甚大。我已奏过上帝，遣弟子曾参来生汝家，使汝家富贵非常。”梦后果生一儿，因感梦中之语，就取名为王曾。后来连中三元，官封沂国公。宋朝一代中三元的，止得三人：是宋庠、冯京与这王曾，可不是最希罕的科名了！谁知内中这一个，不过是惜字纸积来的福，岂非人人做得的事？如今世上人见了享受科名的，那个不称羨道是难得？及至爱惜字纸这样容易事，却错过了不做，不知为何，且听

小子说几句：

苍颉制字，爰有妙理。三教圣人，无不用此。眼观秽弃，颖当有泚。三元科名，惜字而已。一唾手事，何不拾取？

小子因为奉劝世人惜字纸，偶然记起一件事来。一个只因惜字纸拾得一张故纸，合成一大段佛门中因缘，有好些的灵异在里头。有诗为证：翰墨因缘法宝流，山门珍秘永传留。从来神物多呵护，堪笑愚人欲强谋！

却说唐朝侍郎白乐天，号香山居士，他是个佛门中再来人。专一精心内典，勤修上乘。虽然顶冠束带，是个宰官身，却自念佛看经，做成居士相。当时因母病，发愿手写《金刚般若经》白卷，以祈冥佑，散施在各处寺宇中。后来五代、宋、元兵戈扰乱，数百年间，古今名迹海内亡失已尽。何况白香山一家遗墨，不知多怎地消灭了。唯有吴中太湖内洞庭山一个寺中，流传得一卷，直至国朝嘉靖年间依然完好，首尾不缺。凡吴中贤士大夫、骚人墨客曾经赏鉴过者，皆有题跋在上，不消说得，就是四方名公游客，也多曾有赞叹顶礼、请求拜观、留题姓名日月的，不计其数。算是千年来希奇古迹。极为难得的物事。山僧相传至宝收藏，不在话下。

且说嘉靖四十三年，吴中大水，田禾淹尽，寸草不生。米价踊贵，各处禁柴闭粳，官府严示平价，越发米不入境了。元来大凡年荒米贵，官府只合静听民情，不去生事。少不得有一伙有本钱趋利的商人，贪那贵价，从外方贱处贩将米来；有一伙有家当囤米的财主，贪那贵价，从家里廩中发出米去。米既渐渐辐辏，价自渐渐平减，这个道理也是极容易明白的。最是那不识时务执拗的腐儒做了官府，专一遇荒就行禁柴、闭粳、平价等事。他认道是不使外方籴了本地米去，不知一行禁止，就有棍徒诈害，遇见本地交易，便自声扬犯禁，拿到公庭，立受枷责。那有身家的怕惹事端，家中有米，只索闭仓高坐，又且官有定价，不许贵卖，无大利息，何苦出粳？那些贩米的客人，见官价不高，也无想头。就是小民私下愿增价暗粳，惧怕败露受责受罚。有本钱的人，不肯担这样干系，干这样没要紧的事。所以越弄得市上无米，米价转高，愚民不知，上官不谙，只埋怨道：“如此禁闭，米只不多；如此抑价，米只不贱。”没得解说，只囫囵说一句救荒无奇策罢了。谁知多是要行荒政，反致越荒的。

闲话且不说。只因是年米贵，那寺中僧侣颇多，坐食烦难。平日檀越也为年荒米少，不来布施。又兼民穷财尽，饿殍盈途，盗贼充斥，募化无路。那洞庭山位在太湖中间，非舟楫不能往来。寺僧平时吃着十方，此际料没得有

凌波出险、载米上门的了。真个是：香积厨中无宿食，净明钵里少余粮。寺僧无计奈何。内中有一僧，法名辨悟，开言对大众道：“寺中僧徒不少，非得四五十石米不能度此荒年。如今料无此大施主，难道抄了手坐着饿死不成？我想白侍郎《金刚经》真迹，是累朝相传至宅，何不将此件到城中寻个识古董人家，当他些米粮且度一岁？到来年有收，再图取赎，未为迟也。”住持道：“相传此经值价不少，徒然守着他，救不得饥饿，真是饿死囤饿杀了，把他去当米，诚是算计。但如此年时，那里撞得个人肯出这样闲钱，当这样冷货？只怕空费着说话罢了。”辨悟道：“此时要遇个识宝太师，委是不能勾。想起来只有山塘上王相国府当内严都管，他是本山人，乃是本房檀越，就中与我独厚。这卷白侍郎的经，他虽未必识得，却也多曾听得。凭着我一半面皮，挨当他几十挑米，敢是有的。”众僧齐声道：“既然如此，事不宜迟，只索就过湖去走走。”

住持走去房中，厢内捧出经来，外边是宋锦包袱包着，揭开里头看时，却是册页一般装的，多年不经裱褙，霉气已无，周围镶纸，多泛浮了。住持道：“此是传名的古物，如此零落了，知他有甚好处？今将去与人家藏放得好些，不要失脱了些便好。”众人道：“且未知当得来当不来，不必先自耽忧。”辨悟道：“依着我，当便或者当得来。只是救一时之急，赎取时这项钱粮还不知出在那里？”众人道：“且到赎时再做计较，眼下只是米要紧，不必多疑了。”当下雇了船只，辨悟叫个道人随了，带了经包，一面过湖到山塘上来。

行至相府门前，远远望去，只见严都管正在当中坐地，辨悟上前稽首，相见已毕，严都管便问道：“师父何事下顾？”辨悟道：“有一件事特来与都管商量，务要都管玉成则个。”都管道：“且说看何事。可以从命，无不应承。”辨悟道：“敝寺人众缺欠斋粮，目今年荒米贵，无计可施。寺中祖传《金刚经》，是唐朝白侍郎真笔，相传价值千金，想都管平日也晓得这话的。意欲将此卷当在府上铺中，得应付米百来石，度过荒年，救取合寺人众生命，实是无量功德。”严都管道：“是甚希罕东西！金银宝贝做的，值此价钱？我虽曾听见老爷与宾客们常说，真是千闻不如一见。师父且与我看看再商量。”辨悟在道人手里接过包来，打开看时，多是零零落落的旧纸。严都管道：“我只说是怎么样金碧辉煌的，元来是这等悔气色脸，到不如外边这包还花碌碌好看，如何说得值多少东西？”都管强不知以为知的，逐叶翻翻，一直翻到后面去，看见本府有许多大乡宦名字及图书在上面，连主人也有题跋手书印章，方喜动颜色道：“这等看起来，大略也值些东西，我家老爷才肯写名字在上面。除非

为我家老爷这名字多值了百来两银子，也不见得。我与师父相处中，又是救济好事，虽是百石不能勾，我与师父五十石去罢。”辨悟道：“多当多贱。少当少贱。就是五十石也罢，省得担子重了，他日回赎难措处。”当下严都管将经包袱得好了，捧了进去。终久是相府门中手段，做事不小，当真出来写了一张当票，当米五十石，付与辨悟道：“人情当的，不要看容易了。”说罢，便叫开仓斛发。辨悟同道人雇了脚夫，将米一斛一斛的盘明下船，谢别了都管，千欢万喜，载回寺中不题。

且说这相国夫人，平时极是好善，尊重的是佛家弟子，敬奉的是佛家经卷。那年冬底，都管当中送进一年簿籍到夫人处查算，一向因过岁新正，忙忙未及简勘。此时已值二月中旬，偶然闲手揭开一叶看去，内一行写着“姜字五十九号，当洞庭山某寺《金刚经》一卷，本米五十石”。夫人道：“奇怪！是何经卷当了许多米去？”猛然想道：“常见相公说道洞庭山寺内有卷《金刚经》，是山门之宝，莫非即是此件？”随叫养娘们传出去，取进来看。不逾时取到。夫人盥手净了，解开包袱揭起看时，是古老纸色，虽不甚晓得好处与来历出处，也知是旧人经卷。便念声佛道：“此必是寺中祖传之经，只为年荒将来当米吃了。这些穷寺里如何赎得去？留在此处褻渎，心中也不安稳。譬如我斋了这寺中僧人一年，把此经还了他罢，省得佛天面上取利不好看。”分付当中都管说：“把此项五十石作做夫人斋僧之费，速唤寺中僧人，还他原经供养去。”

都管领了夫人的命，正要寻便捎信与那辨悟，教他来领此经，恰值十九日是观世音生日，辨悟过湖来观音山上进香，事毕到当中来拜都管。都管见了道：“来得正好！我正要寻山上烧香的人捎信与你。”辨悟道：“都管有何分付？”都管道：“我无别事，便为你旧年所当之经，我家夫人知道了，就发心布施这五十石本米与你寺中，不要你取赎了，白还你原经，去替夫人供养着，故此要寻你来还你。”辨悟见说，喜之不胜，合掌道：“阿弥陀佛！难得有此善心的施主，使此经重还本寺，真是佛缘广大，不但你夫人千载流传，连老都管也种福不浅了。”都管道：“好说，好说！”随去禀知夫人，请了此经出来，奉还辨悟。夫人又分付都管道：“可留来僧一斋。”都管遵依，设斋请了辨悟。

辨悟笑嘻嘻捧着经包，千恩万谢而行。到得下船埠头，正值山上烧香多人，坐满船上，却待开了。辨悟叫住也搭将上去，坐好了开船，船中人你说张家长，我说李家短。不一时，行至湖中央。辨悟对众人道：“列位说来说去，总不如小僧今日所遇施主，真是个善心喜舍量大福大的人。”众人道：“是那

一家？”辨悟道：“是王相国夫人。”众人内中有的道：“这是久闻好善的，今日却如何布施与师父？”辨悟指着经包道：“即此便是大布施。”众人道：“想是你募缘簿上开写得多了。”辨悟道：“若是有心施舍，多些也不为奇。专为是出于意外的，所以难得。”众人道：“怎生出于意外？”辨悟就把去年如何当米，今日如何白还的事说了一遍，道：“一个荒年，合寺僧众多是这夫人救了的。况且寺中传世之宝正苦没本利贱取，今得奉回，实出侥幸。”众人见说一本经当了五十石米，好生不信，有的道：“出家人惯说天话，那有这事？”有的道：“他又不化我们东西，何故掉谎？敢是真的。”又有的道：“既是值钱的佛经，我们也该看看，一缘一会，也是难得见的。”要与辨悟取出来看。辨悟见一伙多是些乡村父老，便道：“此是唐朝白侍郎真笔，列位未必识认，裊裊淡淡，看他则甚？”内中有一个教乡学假斯文的，姓黄号丹山，混名黄撮空，听得辨悟说话，便接口道：“师父出言太欺人！甚么白侍郎黑侍郎，便道我们不认得？那个白侍郎，名字叫得白乐天，《千家诗》上多有他的诗，怎欺负我不晓得？我们今日难得同船过湖，也是个缘分，便大家请出来看看古迹。”众人听得，尽拍手道：“黄先生说得有理。”一齐就去辨悟身边，讨取来看。辨悟四不拗六，抵当众人不住，只得解开包袱，摊在舱板上。揭开经来，那经叶叶不粘连的了，正揭到头一板，怎当得湖中风大？忽然一阵旋风，搅到经边一掀，急得辨悟忙将两手揪住，早把一叶吹到船头上。那时，辨悟只好按着，不能脱手去取，忙叫众人快快收着。众人也大家忙了手脚，你挨我挤，吆吆喝喝，磕磕撞撞，那里摔得着？说时迟，那时快，被风一卷，早卷起在空中。元来一年之中，惟有正二月的风是从地下起的，所以小儿们放纸鸢风筝，只在此时。那时是二月天气，正好随风上去，那有下来的风恰恰吹来还你船中？况且太湖中间沪漾漾的所在，没弄手脚处，只好共睁着眼，望空仰看。但见：天际飞冲，似炊烟一道直上；云中荡漾，如游丝几个翻身。纸鸢到处好为邻，俊鹤飞来疑是伴。底下叫的叫，跳的跳，只在湖中一叶舟；上边往一往，来一来，直通海外三千国。不生得补青天的大手抓将住，没处借系白日的长绳缚转来。

辨悟手按着经卷，仰望着天际，无法施展，直看到望不见才住。眼见得这一纸在爪哇国里去了，只叫得苦，众人也多呆了，互相埋怨。一个道：“才在我手边，差一些儿不拿得住。”一个道：“在我身边飞过，只道你来拿，我住了手。”大家唧唧，一个老成的道：“师父再看看，敢是吹了没字的素纸还好。”辨悟道：“那里是素纸！刚是揭开头一张，看得明明白白的。”众人疑惑，辨悟放开双手看时，果然失了头一板。辨悟道：“千年古物，谁知今日却弄得不完

全了！”忙把来叠好，将包包了，紫涨了面皮，只是怨怅。众人也多懊悔，不敢则声，黄撮空没做道理处，文治迥强通句把不中款解劝的话，看见辨悟不喜欢，也再没人敢讨看了。船到山边，众人各自上岸散讫。辨悟自到寺里来，说了相府白还经卷缘故，合寺无不欢喜赞叹；却把湖中失去一叶的话，瞒住不说。寺僧多是不在行的，也没有人翻来看看，交与住持收拾过罢了。

话分两头。却说河南卫辉府，有一个姓柳的官人，补了常州府太守，择日上任。家中亲眷设酒送行，内中有一个人，乃是个博学好占的山人，曾到苏、杭四处游玩访友过来，席间对柳太守说道：“常州府与苏州府接壤，那苏州府所属太湖洞庭山某寺中，有一件希奇的物事。乃是白香山手书《金刚经》。这个古迹价值千金，今老亲丈就在邻邦，若是有个便处，不可不设法看一看。”那个人是柳太守平时极尊信的。他虽不好古董，却是个极贪的性子，见说了值千金，便也动了火，牢牢记在心上。到任之后，也曾问起常州乡土大夫，多有晓得的，只是苏、松隔属，无因得看。他也不是本心要看，只因千金之说上心，希图频对人讲，或有奉承他的解意了，购求来送他未可知。谁知这些听说的人道是隔府的东西，他不过无心问及，不以为意。以后在任年余，渐渐放手长了。有几个富翁为事打通关节，他传出密示，要苏州这卷《金刚经》。诘知富翁要银子反易，要这经却难，虽曾打发人寻着寺僧求买，寺僧道是家传之物，并无卖意。及至问价，说了千金。买的多不在行，伸伸舌，摇摇头，恐怕做错了生意，折了重本，看不上眼，不是算了，宁可苦着百来两银子送进衙去，回说“《金刚经》乃本寺镇库之物，不肯卖的，情愿纳价”罢了。太守见了白物，收了顽涎，也不问起了，如此不止一次。

这《金刚经》到是那太守发科分起发人的丹头了，因此明知这经好些难取，一发上心。有一日，江阴县中解到一起劫盗，内中有一行脚头陀僧，太守暗喜道：“取《金刚经》之计，只在此僧身上了。”一面把盗犯下在死囚牢里，一面叫个禁子到衙来，悄悄分咐他道：“你到监中，可与我密密叮嘱这行脚僧，我当堂再审时，叫他口里扳着苏州洞庭山某寺，是他窝赃之所，我便不加刑罚了，你却不可泄漏讨死吃！”禁子道：“太爷分咐，小的性命恁地不值钱？多在小的身上罢了。”禁子自去依言行事。果然次日升堂，研问这起盗犯，用了刑具，这些强盗各自招出赃仗窝家，独有这个行脚僧不上刑具，就一口招道：赃在洞庭山某寺窝着，寺中住持叫甚名字。元来行脚僧人做歹事的，一应荒庙野寺投高投宿，无处不到，打听做眼，这寺中住持姓名，恰好他晓得的，正投太守心上机会。太守大喜，取了供状，叠成文卷，一面行文到苏州府捕盗

厅来，要捉这寺中住持。差人资文坐守，捕厅拿了牌，另差了两个应捕，驾了快船，一直望太湖中洞庭山来。真个：人似饥鹰，船同蜚虎。鹰在空中思攫食，虎逢到处立存生。静悄村墟，魑地神号鬼哭；安闲舍宇，登时犬走鸡飞。即此便是活无常，阴间不数真罗刹。

应捕到了寺门前，雄纠纠的走将入来，问道：“那一个是住持？”住持上前稽首道：“小僧就是。”应捕取出麻绳来便套，住持慌了手脚道：“有何事犯，便直得如此？”应捕道：“盗情事发，还问甚么事犯！”众僧见住持被缚，大家走将拢来，说道：“上下不必粗鲁！本寺是山塘王相府门徒，等闲也不受人期侮！况且寺中并无歹人，又不曾招接甚么游客住宿，有何盗情干涉？”应捕见说是相府门徒，又略略软了些，说道：“官差吏差，来人不差。我们捕厅因常州府盗情事，扳出与你寺干连，行关守捉。有干无干，当官折辨，不关我等心上，只要打发我等起身！”一个应捕，假做好人道：“且宽了缚，等他去周置，这里不怕他走了去。”住持脱了身，讨牌票看了，不知头由。一面商量收拾盘缠，去常州分辨，一面将差使钱送与应捕，应捕嫌多嫌少，诈得满足了才住手。应捕带了主持下船，辨悟叫个道人跟着，一同随了住持，缓急救应。到了捕厅，点了名，办了文书，解将过去。免不得书房与来差多有了使费。住持与辨悟、道人，共是三人，雇了一个船，一路盘缠了来差，到常州来。

说话的，你差了。隔府关提，尽好使用支吾，如何去得这样容易？看官有所不知，这是盗情事，不比别样闲讼，须得出身辨白，不然怎得许多使用？所以只得来了。未见官时，辨悟先去府中细细打听劫盗与行脚僧名字、来踪去迹，与本寺没一毫影响，也没个仇人在内，正不知祸根是那里起的，真摸头路不着。说话间，太守升堂。来差投批，带住持到。太守不开言问甚事由，即写监票发下监中去。住持不曾分说得一句话，竟自黑碌碌地吃监了。太守监罢了住持，唤原差到案前来，低问道：“这和尚可有人同来么？”原差道：“有一个徒弟，一个道人。”太守道：“那徒弟可是了事的？”原差道：“也晓得事体的。”太守道：“你悄地对那徒弟说：可速回寺中去取那本《金刚经》来，教你师父，便得无事；若稍迟几日，就讨绝单了。”原差道：“小的去说。”

太守退了堂。原差跌跌脚道：“我只道真是盗情，元来又是甚么《金刚经》！”盖只为先前借此为题诈过了好几家，衙门人多是晓得的了，走去一十一五对辨悟说了。辨悟道：“这是我上世之物，怪道日前有好几起常州人来寺中求买，说是府里要，我们不卖与他。直到今日，却生下这个计较，陷我师父，强来索取，如今怎么处？”原差道：“方才明明吩咐稍迟几日就讨绝单。我

老爷只为要此经，我这里好几家受了累。何况是你本寺有的，不送得他，他怎肯住手，却不枉送了性命？快去与你住持师父商量去！”辨悟就央原差领了到监里，把这些话一一说了。住持道：“既是如此，快去取来送他，救我出去罢了。终不成为了大家门面的东西，断送了我一个人性命罢？”辨悟道：“不必二三，取了来就是。”对原差道：“有烦上下代禀一声，略求宽容几日，以便往回。师父在监，再求看觑。”原差道：“既去取了，这个不难，多在我身上，放心前去。”

辨悟留下盘缠与道人送饭，自己单身，不辞辛苦，星夜赶到寺中，取了经卷，复到常州。不上五日，来会原差道：“经已取来了，如何送进去？”原差道：“此是经卷，又不是甚么财物！待我在转桶边击梆，禀一声，递进去不妨。”果然原差递了进去。太守在私衙，见说取得《金刚经》到，道是宝物到了，合衙人眷多来争看。打开包时，太守是个粗人，本不在行，只道千金之物，必是怎样地庄严。看见零零落落，纸色晦黑，先不象意。揭开细看字迹，见无个起首，没头没脑。看了一会，认有细字号数，仔细再看，却元来是第二叶起的。太守大笑道：“凡事不可虚慕名，虽是古迹，也须得完全才好。今是不全之书，头一板就无了，成得甚用？说甚么千金百金，多被这些酸子传闻误了，空费了许多心机。难为这个和尚坐了这几日监，岂不冤枉！”内眷们见这经卷既没甚么好看，又听得说和尚坐监，一齐撺掇，叫还了经卷，放了和尚。太守也想道没甚紧要，仍旧发与原差，给还本主。衙中传出去说：“少了头一张，用不着，故此发了出来。”辨悟只认还要补头张，怀着鬼胎道：“这却是死了！”正在心慌，只见连监的住持多放了出来。原差来讨赏，道：“已此没事了。”住持不知缘故，原差道：“老爷起心要你这经，故生这风波，今见经不完全，没有甚么头一张，不中他意，有些懊悔了。他原无怪你之心，经也还了，事也罢了。恭喜！恭喜！”

住持谢了原差，回到下处。与辨悟道：“那里说起，遭此一场横祸！今幸得无事，还算好了。只是适才听见说经上没了头张，不完全，故此肯还。我想此经怎的不完全？”辨悟才把前日太湖中众人索看、风卷去头张之事，说了一遍，住持道：“此天意也！若是风不吹去首张，此经今日必然被留，非复我山门所有了。如今虽是缺了一张，后边名迹还在，仍旧归吾寺宝藏，此皆佛天之力。”喜喜欢欢，算还了房钱饭钱，师徒与道人三众雇了一个船，同回苏州来。

过了浒墅关数里，将到枫桥，天已昏黑，忽然风雨大作，不辨路径。远远

望去，一道火光烛天，叫船家对着亮处只管摇去。其时风雨也息了，看看至近，却是草舍内一盏灯火明亮，听得有木鱼声。船到岸边，叫船家缆好了。辨悟踱上去，叩门讨火。门还未关，推将进去，却是一个老者靠着桌子诵经，见是个僧家，忙起身叙了礼。辨悟求点灯，老者打个纸捻儿，蘸蘸油点着了，递与辨悟。辨悟接了纸捻，照得满屋明亮，偶然抬头带眼见壁间一幅字纸粘着，无心一看，吃了一惊，大叫道：“怪哉！怪哉！”老者问道：“师父见此纸，为何大惊小怪？”辨悟道：“此话甚长！小舟中还有师父在内，待小僧拿火去照了，然后再来奉告，还有话讲。”老者道：“老汉是奉佛弟子，何不连尊师接了起来？”老者就叫小厮祖寿出来，同了辨悟到舟中，来接那一位师父。

辨悟未到船上，先叫住持道：“师父快起来！不但投着主人，且有奇事了！”住持道：“有何奇事？”辨悟道：“师父且到里面见了主人，请看一件物事。”住持同了辨悟走进门来，与主人相见了。辨悟拿了灯，拽了住持的手，走到壁间，指着那一幅字纸道：“师父可认看。”住持抬眼一看，只见首一行是“金刚般若波罗密经”，第二行是“法会因由分第一”，正是白香山所书，乃经中之首叶在湖中飘失的。拍手道：“好象是吾家经上的，何缘得在此处？”老者道：“贤师徒惊怪此纸，必有缘故。”辨悟道：“老丈肯把得此纸的根由一说，愚师徒也剖心相告。”老者摆着椅子道：“请坐了献茶，容老汉慢讲。”

师徒领命，分次坐了。奉茶已毕，老者道：“老汉姓姚，是此间渔人。幼年不曾读书，从不识字，只靠着鱼虾为生。后来中年，家事尽可度日了，听得长老们说因果，自悔作业太多，有心修行。只为不识一字，难以念经，因此自恨。凡见字纸，必加爱惜，不敢作践，如此多年。前年某月某日晚间，忽然风飘甚么物件下来，到于门首。老汉望去，只看见一道火光落地，拾将起来，却是一张字纸。老汉惊异，料道多年宝惜字纸，今日见此光怪，必有奇处，不敢褻渎，将来粘在壁间，时常顶礼。后来有个道人到此见了，对老汉道：‘此《金刚经》首叶，若是要念全经，我当教汝。’遂手出一卷，教老汉念诵一遍，老汉随口念过，心中豁然，就把经中字一一认得。以后日渐增加，今颇能遍历诸经了。记得道人临别时，指着此纸道：‘善守此幅，必有后果。’老汉一发不敢怠慢，每念诵时，必先顶礼。今两位一见，共相惊异，必是晓得此纸的来历了。”住持与辨悟同声道：“适间迷路，忽见火光冲天，随亮到此，却只是灯火微明，正在怪异。方才见老丈见教，得此纸时，也见火光，乃知是此纸显灵，数当会合。老丈若肯见还，功德更大了。”老者道：“非师等之物，何云见还？”辨悟道：“好教老丈得知：此纸非凡笔，乃唐朝侍郎白香山手迹也，全经一卷，

在吾寺中，海内知名。吾师为此近日被一个狠官人拿去，强逼要献，几丧性命，没奈何只得献出。还亏得前年某月某日湖中遇风，飘去首叶，那官人嫌他不全，方得重还。今日正奉归寺中供养，岂知却遇着所失首叶在老丈处，重得瞻礼！前日若非此纸失去，此经已落他人之手；今日若非此纸重逢，此经遂成不全之文。一失一得，不先不后，两番火光，岂非韦驮尊天有灵，显此护法手段出来么？”

老者似信不信的答应。辨悟走到船内，急取经包上来，解与老者看，乃是第二叶起的，将来对着壁间字法纸色，果然一样无差。老者叹异，念佛不已，将手去壁间揭下来，合在上面，长短阔狭无不相同。一卷经完完全全了，三人尽皆欢喜。老者分付治斋相款，就留师徒两人同榻过夜。住持私对辨悟道：“起初我们恨柳太守，如今想起来，也是天意。你失去首叶，寺中无一人知道，珍藏到今。若非此一番跋涉，也无从遇着原纸来完全了。”辨悟道：“上天晓得柳太守起了不良之心，怕夺了全卷去，故先吹掉了一纸，今全卷重归，仍旧还了此一纸，实是天公之巧，此卷之灵！想此老亦是会中人，所云道人，安知不是白侍郎托化来的！”住持道：“有理，有理！”是夜，姚老者梦见韦驮尊天来对他道：“汝幼年作业深重，亏得中年回首，爱惜字纸。已命香山居士启汝天聪，又加守护经文，完成全卷，阴功更大，罪业尽消。来生在文字中受报，福禄非凡，今生且赐延寿一纪，正果而终。”老者醒来，明明记得。次日，对师徒二人道：“老汉爱护此纸经年，今见全经，无量欢喜。虽将此纸奉还，老汉不能忘情。愿随师父同行，出钱请个裱匠，到寺中重新装好，使老汉展诵几遍，方为称怀。”师徒二人道：“难得檀越如此信心，实是美事，便请下船同往敝寺随喜一番。”

老者分付了家里，带了盘缠，唤小厮祖寿跟着，又在城里接了一个高手的裱匠，买了作料，一同到寺里来。盘桓了几日，等裱匠完工，果然裱得焕然一新。便出村钱请了数众，展念《金刚经》一昼夜，与师徒珍重而别。后来，每年逢诞日或佛生日，便到寺中瞻礼白香山手迹一遍，即行持念一日，岁以为常。年过八十，到寺中沐浴坐化而终。寺中宝藏此卷，闻说至今犹存。有诗为证：一纸飞空大有缘，反因失去得周全。拾来宝惜生多福，故纸何当浪弃捐！小子不敢明说寺名，只怕有第二个象柳太守的寻踪问迹，又生出事头来。再有一诗笑那太守道：“佗父何知风雅缘？贪看古迹只因钱。若教一卷都将去，宁不冤他白乐天！”

卷二 小道人一着饶天下 女棋童两局注终身

词云：百年伉俪是前缘，天意巧周全。试看人世，禽鱼草木，各有蝉联。

从来材艺称奇绝，必自种姻缘。文君琴思，仲姬画手，匹美双传。——词寄《眼儿媚》。

自古道：物各有偶，才子佳人，天生匹配，最是人世上的佳话。看官且听小子说：山东兖州府巨野县有个秣芳亭，乃是地方居民秋收之时，祭赛田祖先农、公举社会聚饮的去处。向来亭上有一扁额，大书三字在上，相传是唐颜鲁公之笔，失去已久，众人无敢再写。一日正值社会之期，乡里父老相商道：“此亭徒有其名，不存其扁。只因向是木扁，所以损坏。今若立一通石碑在亭中，别请当今名笔写此三字在内，可垂永久。”此时只有一个秀才，姓王名维翰，是晋时王羲之一派子孙，惯写颜字，书名大盛。父老具礼相求，道其本意，维翰欣然相从，约定社会之日，就来赴会，即当举笔，父老磐石端正。

到于是日，合乡村男妇儿童，无不毕赴，同观社火。你道如何叫得社火？凡一应吹箫打鼓、踢球放弹、勾栏傀儡、五花爨弄诸般戏具，尽皆施呈，却象献来与神道观玩的意思，其实只是人扶人兴，大家笑耍取乐而已。所以王孙公子，尽有携酒挟妓特来观看的。直待诸戏尽完，赛神礼毕，大众齐散，止留下主会几个父老，亭中同分神福，享其祭余，尽醉方休。此是历年故事。此日只为邀请王维翰秀才书石，特接着上厅行首谢天香在会上相陪饮酒。不想王秀才别被朋友留住，一时未至。父老虽是设着酒席，未敢自饮，呆呆等待。谢天香便问道：“礼事已毕，为何迟留不饮？”众父老道：“专等王秀才来。”谢天香道：“那个王秀才？”父老道：“便是有名会写字的王维翰秀才。”谢天香道：“我也久闻其名，可惜不曾会面。今日社酒却等他做甚？”父老道：“他许下在石碑上写秣芳亭三字，今已磨墨停当在此，只等他来动笔罢然后饮酒。”谢天香道：“既是他还未来，等我学写个儿耍要何如？”父老道：“大姐又能写染？”谢天香道：“不敢说能，粗学涂抹而已。请过大笔一用，取一回笑话，等王秀才来时，抹去了再写不妨。”父老道：“俺们那里有大笔？凭着王秀才带来用的。”谢天香看见瓦盆里墨浓，不觉动了挥洒之兴，却恨没有大笔应手。心生一计，伸手在袖中摸出一条软纱汗巾来，将角儿团簇得如法，拿到